

綾辻行人

王玮 译

エピソードS

qukito ayatsuji
綾辻行人

Another

替身S

エピソードS
Another
替身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419

Another episode S

© Yukito Ayatsuji 2014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Timo Associates Inc., Japan

Cover illustration by Shiho Ent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替身 S/(日)绫辻行人著;王玮译. —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375-6

I. ①替… II. ①绫…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4629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封面插画:远田志帆

替身 S

[日]绫辻行人 著 王 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75,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75-6/1·4273 定价:42.00 元

给 亲爱的 A. K.

目 录

| | | | |
|-----|-------|-------|-----|
| 001 | 引子 | 第 5 章 | 117 |
| 019 | 第 1 章 | 第 6 章 | 139 |
| 043 | 第 2 章 | 第 7 章 | 159 |
| 065 | 第 3 章 | 第 8 章 | 187 |
| 089 | 第 4 章 | 尾声 | 237 |
| 109 | 插叙 | 后记 | 275 |

引子

1.

“榊原（Sakakibara）君，想听我讲个故事吗？”

见崎鸣以修长的指尖轻抚遮住左眼的眼罩，不紧不慢地说道，

“是你所不知道、发生在今年夏天的故事。”

“哎？”

我不自觉地发出疑问。

“可是和你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阿榊（Sakaki）’有关。——想听吗？”

此时我正身处御先町的人偶堂“夜见的黄昏下、空洞的苍之眸”。一如往昔，黄昏浸染的微暗中，鸣的脸上泛着生硬的微笑说道。虽然是她起的话头，但从言语中可以看出，她多少有些踌躇。

“你答应我不告诉其他人，我就说给你听。”

“另一个‘阿榊’是指？”

“他的名字不叫 Sakakibara，而是 Sakakiteruya。”

据鸣所说，Sakaki 写作贤木，Teruya 则是晃也——贤木晃也，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八月份的班级合宿前，我不是有一个星期左右不在夜见山吗？”

“唔……我想起来了，是和家里人一起去了海边的别墅，对吧？”

“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的。”

“你是说贤木晃也？”

“该怎么说呢，应该是撞见了他的幽灵吧。”

“咦？”

我不禁感到诧异。

“遇见幽灵，呃，这个……”

“贤木先生是今年春天去世的，已经死了。因此夏天时，我遇见的是他的幽灵。”

“呃，难道他……”

“他和夜见山的‘现象’没有任何关系，并非三年级三班复苏的‘死者’，那是——”

只见鸣徐徐地闭上右眼，接着缓缓睁开，继续说道，

“没错，那是幽灵。”

鸣眼罩下的“人偶之眼”拥有可以看见“死之色”的能力，所以她能看见那个。

身处人偶堂“夜见的黄昏下、空洞的苍之眸”的地下展示室中，我呼吸着室内浑浊阴湿的空气，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视线也游移不定起来。

自从八月班级合宿的那一夜以来，今年的“现象”终于得以

停止。暑假结束，迎来第二学期，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时间已是九月下旬，学校没课的第四个周六下午，我在合宿后接受了肺部手术，方才去夕见丘市市立医院做完预后检查，现在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我心血来潮，决定拜访一下许久未来的这里。

然而，不凑巧的是，一楼的展览室今天闭馆。我犹豫着是否要按响楼上见崎家的对讲机，最后还是作罢准备离去。就在这时，放在上衣口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见崎鸣打过来的。

“是榊原吗？你现在就在我家门前，对吧？”

她为什么知道我在这儿？我感到万分吃惊，鸣对此却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

“纯属偶然，我无意中看了下窗外就……”

“是从三楼的窗户？无意中？”

我连忙抬头向上望去。从三楼的一扇窗户之中，可以看见一个轻轻晃动的黑色身影。

“你是用手机打的？”

“嗯，没错。我存过榊原君的号码。”

鸣曾告诉我说，那次合宿过后不久就把自己的手机扔到河里去了。还说就算这样，雾果阿姨也会很快帮她买一只新的……

“今天展览室没有营业呢。”

“因为天根婆婆少有地身体有些不适。”

“哎！”

“你不进来坐坐吗？”

“咦？没问题吗？”

“你很久没来这儿了。而且，今天雾果……妈妈也出门去了。我这就下楼给你开门，等我一会儿。”

2.

应该有两个月了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近一次来这间展览室还要追溯到七月二十七日。那天正好是十五年前产下我后逝去的母亲的忌辰，敕使河原邀我去咖啡店后，我拜访了这儿。

鸣告诉我说她要和家人一起去别墅度假，记得也是那时候的事情。

“爸爸回来了。”

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感觉鸣讲到这里的时候，脸色沉了下来。

“然后呢，他叫我和妈妈一起去别墅度假。虽说完全没兴趣，但因为是个例常的事情，即使不愿意，我也不能说不去。”

“是在哪里的别墅呢？”

“海边，三小时左右的车程。”

“不在夜见山市里？”

“当然啦。夜见山又没有海……”

多等了“一会儿”后，我被迎进“夜见的黄昏下、空洞的苍之眸”无人的馆内。

伴随一声“叮铃”的门铃轻响，见崎鸣出现在我眼前。只见她身着一身零星缀有青色刺绣的黑色连衣裙，裙摆略长，左眼上依旧戴着眼罩。

“请进。”

只说了这么一句，鸣便径直走向通往地下室深处的阶梯。

追上她的同时，我发现她的腋下夹有一册素描簿。八寸大小，封面是暗淡的黄绿色。

建造在地下室、犹如地窖的展览室中，人偶和人偶部件遍布其间，和两个月前来时的时候别无二致。只是房间的一角多了先前没有的桌椅——那是一张小巧精致的黑漆圆桌以及两把罩着红布的扶手椅。

“请进。”

鸣再次说道，示意我坐在扶手椅上。

“还是，不要在这里比较好？”

“没关系啦。”

我坐上扶手椅，手抵着胸口，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差不多也已经习惯这里了。”

“今天是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顺道过来的？”

“你知道我去了医院？”

“前几天你说过。”

“哦，怪不得。”

托大家的福，愈后的情况非常好。主治医生还告诉我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因为我下决心做了手术，以后再次发作的危险性应该会大大降低。

与我隔着桌子相对坐下后，鸣把拿在手上的素描簿轻轻地放在桌上。我注意到暗淡的黄绿色封面一角写有“1997”的字样后，低语道：

“果然。”

“果然什么？”

“这本素描簿的封面颜色和见崎平时带在身边的不一样。以前那本是焦茶色的，而且你看，这本的封面上印的是一九九七年。”

“想不到你观察得那么仔细。”

“这应该是去年的素描簿吧？那为什么到现在还带在身上呢？”

这是刚刚特意带下来的吧。

“我想要给榊原你看看。”

鸣微笑着说道。

“难道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画？”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的东西。”

鸣“呼——”地轻叹了口气，挺直身子，视线上扬，说道，“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些东西，还是多少有点价值的。”

多少有点价值？——什么价值？

“好了，那么……”

鸣打住了话头，转身向我，然后开口说道，直勾勾的视线看得我不知所措。

“想听我讲个故事吗，榊原？”

见崎鸣以修长的指尖轻抚遮住左眼的眼罩，不紧不慢地说道，

“是你所不知道，发生在今年夏天的故事。”

3.

贤木晃也——另一个叫 Sakaki 的人。

据说鸣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前年——一九九六年夏天的时候。当时，她还只有十三岁。进入初中后第一个暑假，和往年一样，全家一起去了海边的别墅。

“爸爸有熟人住在离我们别墅不是很远的绯波町，是一户姓比良塚的人家。我们有时候会互相拜访，偶尔也会搞个类似家庭 Party 的聚餐会……”

如果是在见崎家举办的话，谁来准备料理呢？——刹那间一个完全无关痛痒的疑问划过我的脑际。

雾果阿姨看上去就对料理不在行，鸣的做饭能力也几乎为零。那么，难道是她的父亲？

虽然是个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可鸣仿佛看穿我的内心似的对此解释道：

“那个人……我父亲由于长时间待在海外的缘故，因此似乎喜欢家庭聚餐会这一套。但是料理大都是找外面的人准备好再送过来的，所以……”

原来如此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前年暑假，贤木先生也和比良塚一家一同前来参加聚会。他呢，是比良塚夫人的弟弟。”

说着鸣把手伸向桌上的素描簿，翻开封面，从中取出一张夹在书页间的相片。

“这就是那时候拍的照片。”

说完，鸣默默把照片递给我。“嗯嗯”我一面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一面把目光落在接过来的相片上。那是一张2L判^①大小的彩色照片。

拍摄的地点应该是在别墅的阳台吧。

上照的除了雾果阿姨、鸣，另外还有五位男女。虽然是两年前拍的，但不可思议的是，鸣的样子和现在相比，一点变化都没有，唯一不同的只是没有戴上眼罩。

“眼罩呢？没看你戴嘛。”

“妈妈告诉我说，因为要招待客人，所以让我把眼罩摘掉。”

① 日本照片尺寸，约127mm×178mm，相当于7寸大小。

鸣自幼便失去左眼，据说绿色瞳孔的义眼——人偶之眼，本来就是由身为人偶家的雾果阿姨替女儿特别制作的东西。然而自己特制的义眼却被眼罩遮住，在她看来或许有些遗憾吧。

“最右边的那个人就是贤木先生。两年前的这时候只有二十四岁。”

“哪个是令尊呢？”

“这张照片就是由那个人拍摄的，所以里面没有他。”

看上去，比良塚夫妇的中年男女之间端坐着一个幼小的女童。而和两夫妇保持距离、站在右侧贤木先生身旁的，则是一个小个儿的男孩。

相片中大部分人都对镜头回以相应的笑颜，而其中没有笑的只有鸣和贤木二人。

“贤木先生身边的男孩子是小想，是比良塚夫人……好像名字是叫月穗吧……的儿子。当时念小学四年级。”

——也就是说，比我和鸣还要小三岁。

虽然比不上鸣漂亮，但也算是个皮肤白皙的文静少年。也许是我的多心了吧——笑是笑了，可看上去总觉得笑容中透露着些许寂寞。

“这个小姑娘是？”

“那是小美礼，那个时候还刚刚三岁吧。她是小想的妹妹，不过父亲不一样。”

“也就是说……”

“月穗小姐和比良塚先生是再婚。小美礼是和比良塚先生结婚后生的，小想是前夫的儿子。听说他出生后，父亲就过世了。”

唔，看来关系有些复杂，但还没到混乱的地步。

“总而言之——”

鸣一边两手撑在桌子边缘，托着腮帮，一边探身向前，看着我手边的照片说道：

“那次是和贤木先生第一次见面。对于别人的提问，他都会有问必答，但从不会自己主动想要说些什么，是个少言寡语、难以相处的人。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那他和千曳老师有点像嘛。”

“有吗？”

“不是像年轻时候的千曳老师啦。他现在和以前照片上的样子感觉还是差蛮多的。所以你想象下下，如今的千曳老师变回二十多岁的时候，贤木先生和他很像吧。戴个眼镜的话，看上去就更像了。”

“——好吧。”

“贤木先生不和比良塚一家住在一起吗？”

“嗯。”鸣回答道。说完便从我这儿收回了照片。

“他一直独自居住在‘湖畔之家’中……”

鸣把照片放在圆桌的边上后，少许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再次把手伸向素描簿，翻到中间向我示意道：“喏，就是这个。”

那是一幅画有某幢建筑的素描。